

诗歌集

暗 夜 的 歌

星座整齐排列着

静静守候自己的轨迹

狮子凝视金牛

射手暗恋白羊

当你仰望头顶的星空

有成群的乌鸦飞过

聒噪满天

聂庚

著 / ANYE DE GE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非外借

诗歌集

聂庚 著

暗
夜
的
歌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暗夜的歌 / 聂庚著. — 北京 : 现代出版社,
2018. 1

ISBN 978-7-5143-6787-4

I. ①暗… II. ①聂… III. ①诗集—中国—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05195号

暗夜的歌

作 者 聂 庚
责任编辑 杨学庆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010-64245264 (兼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vip.sina.com
印 刷 成都新千年印制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8
字 数 58千
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6787-4
定 价 45.8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序

今天是福建师范大学110周年的校庆日，迎来送往之余，我读着大学同窗聂庚兄的诗集，喧哗之中别有意味，于是，就有了以下的短序。

诗歌大概是最古老的文类，但同时又是最能历久弥新的文类。最古老，是文学史的视野；最能历久弥新，是心灵史的角度。

人类本能地对共同体抱有一种家园式的向往，这种情怀常常在不同的人生阶段被幻化为不同的形象，比如，母爱，手足情深，回不去的故地，忘不掉的过往，甚至可以是黄昏未晚时分的一缕炊烟，一轮明月，等等。但是，由于现代性风樯阵马般地君临，使得这种向往在当下愈发变得遥不可及。于是，匮乏生成追寻，这个永逝不再的温暖的想象共同体，最终在现代社会演化为思想史上的永恒乡愁。一个现代人每当需要“身份认同”时，就会以一己的方式构建一个浅斟低吟却又是已然失去了的精神空间，使漂泊的心灵暂时找到可资栖居的家园，借以舒缓变幻而粗砺的现代社会所带来的快速节奏。或许，这就是所有现代性“诗心”的起源。

聂庚兄的诗集中正包含着这样一颗“诗心”。在诗中我能

体会到：记忆中的风景，美丽却易逝（《风景画》）；故乡的人事历历在目，那片深情却欲说还休（《故乡》）；梦中的游子迁徙流浪，怎也找不到回去的方向（《梦境》）；古渡的沧桑中，有个不知疲倦的老灵魂一直在游荡（《古渡口》）；人心的最深处，竟是言语永远无法潜入的思绪黑洞（《盗梦空间》）；在诗中我知道：闹市中的超验空间，是否是一个反讽的存在（《华严寺》）；与导航聊天的现代人，是否已把自我纳入“后人类”（《健忘症的一天》）；寻找栖身之地的寄居蟹，究竟是谁的“自画像”（《观凡·高〈自画像〉》）；然而，无论在诗中抑或诗外，我都不愿相信：梦里依稀的慈祥，现实却是蔓延于野的凄惶（《清明，天晴好，遥忆祖母》）。诗集中诸种情绪与意象无不在语言的帘幕上反向投射出一个忧伤疲惫但又不断追寻意义的叙事侧影。从另一个层面看，这又是一个沧桑岁月的集体性情感印记。人道电影的发明，让人类生命至少延长三倍。其实，我们通过诗歌，同样可以体验到高度浓缩了若干倍的人生经验。作为同时代人的“我们”，都将在这部诗集中发现本真的自我。

贯穿这部诗集的主题，就是借助语言的叙述策略让一切人事返归始点，重新来过。在诗集中，我们读到时光易逝，但又见有序。这也是我确信诗歌可以视为最具心灵性的文体的基本缘由。因此，精致而富有张力的诗歌语言一定是具有“陌生化”效果的。诗句构建的一切事物，就像是心扉初启，总是会赋予读者一副惊异的眼光，重新打量被我们曾经熟视无睹的人生，从中发现新的意义，并对自然律回心生敬畏。然而，此中又存

在着一个显而易见的悖论——只有已经存在的事物才能够被“陌生化”为蓄势待发的起始点。一如聂庚兄在《秋的眼睛》中所写的，“生活很沉重/语言却很轻盈”，其实，那个失落的故园/共同体可能从来就不曾流失，“诗心”中的伤逝之感原本就是生命轨迹与构成。如果选择是这样，我更愿意把这个诗集视为聂庚兄对一切过往的一次深情而辽远的“仰看流云”。

我在大学时就读过聂庚兄的诗作，他是我最有才华的同学之一。这部诗集中饱含思想浓度的诗句，时时把我带到一个朝花夕拾的往昔。在那里，有笙磬同音的同学少年，更有齿少气锐的青春年华……这部诗集给了我一个再度“仰看流云”的心灵契机，尽管仅是短暂地在“我的眼前一闪烁”，但我仿佛又看见聂庚兄在足球场上奔跑的身影。于是——

诗和足球，就成为我心中最安静的喝彩。

郑家建

2017年11月18日于福州

诗意的追寻与心灵的探求

——聂庚及其诗歌创作

胡河清说过：“我一直认为，评论者应该同作为评论对象的作家保持一定的距离。并且不介入文学创作圈子的各种意气之争。只有在相对中立的非功利心态中，才能对作家们复杂的精神境界作出准确的描述。”他还说过：“由于长期处于与世隔绝的隐居状态中，我同当代最有才华的作家们的精神对话都不带私交色彩。”

胡河清是我很敬佩的文学评论家，他那些才华横溢的文学评论作品多年来一直是我心怀敬意的阅读对象。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也跟胡河清一样，游离于所谓的文学圈子之外，即使是我曾经评论过的属于朋友之交的作品，实际上我也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当然，要完全地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实际上，评论者对评论对象如果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有时候也有助于评论者对评论对象的把握，所谓知人论世者也。即便如此，如果我

们把文学评论视之为一种研究活动，仍需要保持相当的客观性，才有可能对作品作出比较客观的判断。

二

聂庚是我的大学同学，这就与胡河清所说的评论者要同作为评论对象的作家保持一定的距离有违背之处。虽然如此，我仍乐意为之，并尽可能站在比较客观的角度来言说聂庚和他的诗歌。

实际上，大学毕业后，我与聂庚的往来很少。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回老家连城教书，聂庚则留在省城福州教书，他在武警福州指挥学院任教。之后我到厦门教书，聂庚则不知在哪一年转业到地方工作。由于通信中断，我们有很多年没有联系。所以直到现在，我关于聂庚最深的印象还停留在大学时候。我们是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1987级的同学，不仅同班，还同一个宿舍。只是他比我们大部分同学的年纪都要小。这可见出他确乎是个早慧的人。

聂庚来自邵武，他的知识分子家庭的出身，和我这样纯粹农民出身的人最大的区别就是他的才华是多方面的。聂庚热衷于体育运动，像排球、篮球、足球、乒乓球、羽毛球、桥牌等等，他似乎都很玩得来，就是扑克牌，他也打得特别好。以至于不少同学只知道他迷恋于运动。当时我们宿舍喜欢运动的同学真不少，像黄功华喜欢篮球、刘良辉喜欢足球和桥牌、林从松喜欢桥牌，等等，至于排球，我们好像都挺喜欢，常常在一

起打排球，一直到大四都如此。

实际上，聂庚在学业上绝对是个有专研的人。记得他大学时看的书就比较特别。有次我见他在看《诗人玉屑》，这是南宋魏庆之的一本诗话作品，本来诗话之类的书，我们读中文的人阅读当然不奇怪，但聂庚当时看的版本是繁体竖排本，加上满纸引文，我拿过来翻了翻，实在看不下去。聂庚则似乎看得津津有味。还有一次，聂庚抱着两大本繁体影印的《十三经注疏》，更是看得我眼花缭乱。我讲这个，是因为从中可以看出聂庚的才情实在是与众不同。

自从加了微信后，我们就联系得多些。当聂庚在朋友圈经常贴出他的诗作时，我常常会由衷地点赞，只是他经常在深夜贴出他的作品，我往往要第二天早上才有机会看到。我惊异于他的勤奋，有时候他几乎天天贴出他的诗歌作品，又往往配上精美的图片，有许多图片竟然也与他的作品是很般配的（这见出他的匠心）。

三

我一直以为，诗人、作家是一种比较特别的个体，这并不是说诗人、作家比其他人更高一等，而是他们其实往往完全不需要创作也照样可以正常地生活，与普通人一样上下班，或者做着自己喜欢或不怎么喜欢的工作。诗人们、作家们来自各个行业，他们就像是春风吹来时不时冒出新芽的种子，然后他们各自成长，在不同的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共同汇聚为文学的

大历史或小历史中的写作个体。

一个人为什么要写作，这实在是个永恒的话题；并不是写作总可以给写作者带来荣耀，就像人们经常看到的那样，比如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就给莫言本来带来了荣耀，也给中国文学带来了荣耀；即使不一定获奖，写作也会给写作者带来一些声誉；相反，有时候写作还会给作者带来痛苦，在非常的历史时期，还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比如焚书坑儒）。但古今中外诗人、作家代代传递，这说明写作一定能够给写作者带来愉悦，我们可以说，与其他工作相比，写作更能够给写作者带来精神上的享受。千百年来，诗人作家们乐此不疲，或许原因即在于此。

对于真正的写作者（因为还有虚伪的写作者），写作就是反抗平庸的现实，在文字中追寻诗意，在文字中进行心灵的探求。对于诗人来说，更是如此；因为在诸种文学样式中，诗乃是最为纯粹的语言艺术，诗人也是作家群体里面最有个性的人。

无论历史，无论现实，日常生活有时会显得零碎、庸俗、无奈甚至猥琐，要从这样的现实中撷取诗意，这是有难度的。所以我一直觉得诗人是很特别的一类人。荷尔德林写道：“人充满劳绩，但还 / 诗意地安居于这块大地之上”大概只有诗人才说得出这样的话语。

我一度认为，荷尔德林说的“人诗意地安居于这块大地之上”是很虚妄的，也一度认为海德格尔说的“诗是真正让我们安居的东西”是很虚妄的。但仔细思考之后，在一定程度上，诗——与其他文学作品类型相比是一种更为纯粹的存在——确

乎是一种可以使人暂时可以安居的东西。因为人的存在是要依托语言的，言说本身是一种存在的表达。

这也就表明：一些人之所以要写作，包括写诗，是因为在诗中他们找到了诗意。对诗意的追寻即是一种存在的追寻，同时也是对自己所处境遇——日常生活随处可见的境遇——的思考与探求。

存在主义哲学大师海德格尔认为：“诗之道就是对现实闭上双眼。诗人不行动，而是做梦。”海德格尔并不是说诗人要回避现实，完全从现实中抽离，而是指诗人在创作诗歌时要与现实（现实往往是使人难堪的）抽离或游离。诗这种艺术，完全地与现实相同，是无法或者很难产生诗意的；只有抽离或游离于现实，诗意才会诞生。

我相信，在诗人聂庚的内心深处，也隐含着他对日常生活境遇的诗意的追寻，以及他对心灵需求的探求。因为诗意不仅仅来源于外在日常生活的境遇，更来源于内在的心灵的探寻。

四

当我阅读聂庚的诗集《暗夜的歌》时，我认为他的绝大部分的诗作都是对日常生活境遇的诗意的寻索与书写，在这样的书写中，体现了诗人聂庚（而不是作为公务员的聂庚）对日常生活的思考。正如海德格尔说的“诗之道就是对现实闭上双眼”，“闭上双眼”是艰难的，但在诗中逃离某种现实却是可行的。

诗根源于现实生活（包括历史上存在过的现实生活），这

样说并没有多少错误，毕竟在诗歌历史上大部分的诗都可以说是这样产生出来的。但诗之所以是诗，与现实生活——我们也常常称之为日常生活，虽然二者并不完全等同——还是有距离的。完全的现实生活不可能也不一定能够进入诗，从现实生活到诗，还有待诗人在现实中思考与追寻。我们完全应该感谢历朝历代的诗人们，他们在咀嚼现实生活的过程中，赋予了现实生活足够的诗意，并且用语言将它们表达出来。就像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些诗作一样，比如《诗经》《楚辞》，比如汉魏六朝的诗歌，比如唐诗宋词元曲，比如近现代的那些诗歌，长长的诗歌历史与人类漫长的历史遥相呼应，一代又一代的诗人们焚膏继晷苦心孤诣创造了浩如烟海的诗歌作品。这些经历过时间淘洗而留存下来的诗作，就是我们最好的精神食粮。而且只要人类存在下去，诗大概还要一直写下去。

尽管聂庚曾经说他只是喜欢玩味文字（像他曾经那么津津有味地阅读《诗人玉屑》），但写作这样的精神劳作，一定带给他足够的愉悦，他在诗歌写作中沉溺，他在诗歌写作中得到快乐，这种快乐或许超越一切物质生活带给他的快乐，甚至超越他的体面的工作带给他的快乐。作为同样喜欢写作的人，我自己也有这样的体会。写作尽管艰难，但写作的快乐有时候是其他快乐难以相提并论的。

聂庚似乎喜欢在夜晚写作（很多写作者都这样），在这样的时刻，城市的喧嚣似乎宁静下来，心灵的感受开始变得细腻丰富，于是一首一首的诗作就这样被书写出来。

五

在《暗夜的歌》中，聂庚几乎所有的诗作都来源于他对生活的记录与思考，有的从题目就可以看出来，如《中秋月夜》《一个名叫44床的病友走了》《地铁线》《火锅季》《城市夜空》《春节感想》《6月23日，晴夜》《今夜》《睡吧，榕城》《楼的故事》，以及古体诗的所有作品。

诗就应该这样，诗不应该写得玄虚，至少应该让读者明白。好的诗是能够歌唱的。正如北村在《一首诗》中写的那样：

诗应该是能吟诵的
能上口入心
能在饥饿时被大地吸入
并且感到甘甜
诗应该念着念着
就唱起来了
唱着唱着就飞起来了

聂庚的诗作很多是对日常生活的直接书写。如《暑热》：

空气湿热黏稠
无法稀释生活的荒诞
血液在加速蒸发

大地在烘烤着人心
一千个哈姆雷特
在同时上演
就像一千个太阳
照射大地
生存与死亡被问了千万遍
面对面的距离
隔绝多少个光年

即使加了三块方糖
仍未品尝出拿铁的香甜
焦苦的热气
焦苦的噪声
手指都开始抑郁
每个词语都饱含焦虑
萨摩犬伸出舌头
蜷伏在靠椅的阴影里
它的爪子下面
有一张你丢落的照片

这样的诗作，表面上是写暑热（这是写这首诗的缘由嘛），但其中又有诗人对人与人之间的孤独与隔绝的思考，此外还有焦虑与抑郁。从自然到人的生存状况，就这样很好地结合在一起。

再比如：《一碗阳春面》：

跑远远的
去吃饭
去山里 去海边
去别人都找不到的地方
我们和世界捉个迷藏
就点上一碗阳春面
不加油
不加盐
不放味精
不放葱蒜姜
每一口都吃得那么香
你的笑容感染了我的味蕾
这世界再没有更美的美食
只要你坐在我身旁

相信这样单纯的爱情诗，大家是喜欢阅读的。“你的笑容感染了我的味蕾/这世界再没有更美的美食/只要你坐在我身旁”，这样的诗句并不深奥，但带给读者的是一种爱情的朴素之美。

从聂庚的诗作中可以发现，他的许多作品都带有浓厚的生活气息，也带有此时此刻的对生活的思考。他的许多诗，看起来好像都是即兴创作，也许因为带有这种即兴创作的因素，所

以，聂庚更多地在诗中表达他对生活的思考。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说过：“作家应沿着自己掌握的材料写下去，应该受材料的指引和制约，而不是去控制材料。”小说如此，诗歌亦然。

他甚至思考死亡，如《死之悟》：

死亡绝不是一瞬间的事
那是生命在慢慢地抽离
每一次告别
宣示一盏生命之灯吹熄
你知道他们离得并不远
隔着一条河，一座桥
正朝我们深情地凝视

聂庚在诗中表达了他对死亡的觉悟，表达了生者与死者之间的关联。一个人能够思考死亡的问题，至少他对生命的本质问题是有所深思的。生、死都是人生的大事件，但又是无法感受的大事件。福斯特说过小说中对死亡的描写是有局限的。但诗歌的跳跃性的特点似乎却可以对死亡做出自己的思考。

聂庚的诗作内容是丰富的，除了对日常生活的诗意描写，他也对诸如梦境一类的主题有着痴迷般的沉潜与进入，梦境的虚幻，往往意味着对现实的逃离或超越，对聂庚而言，我更愿意相信他的梦境是对现实的超越。在梦境的呈现里，就像弗洛

伊德说的超我一样，把本真的自我呈现出来，从而显出别样的风貌。

六

艾青说过：“一首诗是一个人格。”“一首诗的胜利，不仅是它所表现的思想的胜利，同时也是它的美学的胜利。”“诗比其他文学样式都更需要明朗性，简洁性，形象性。”

文学的美学追求当然没有这么简单，既然是美学追求，就需要在明朗中蕴含隐晦、简洁中蕴含深邃、形象中蕴含哲理。好诗需要单纯，但不是简单的单纯，而是复杂的单纯。

简单而有意味，就能够产生好诗。

聂庚的不少诗作是简单而有意味的，虽然他还没有写出他最好的诗作（就像绝大多数清醒的诗人、作家一样，他们一辈子都在努力写出他们自己最满意的作品）；但是，他一直在写一直在写，《暗夜的歌》是聂庚诗歌创作的阶段性成果，我期待聂庚写出他最好的作品……

杨天松

2017年11月25日于厦门